

◎田 澍／著

Dadi de Xiaow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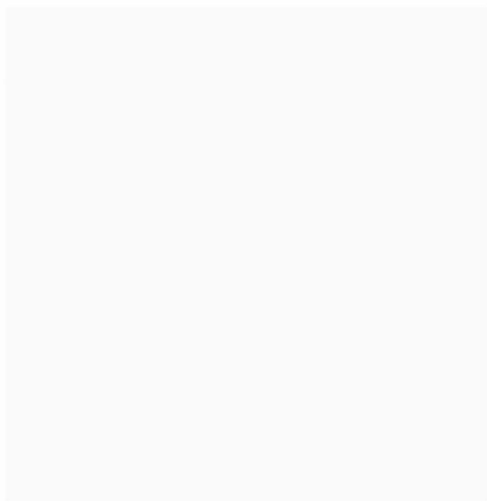
大地的笑涡



长征出版社

大地的笑涡

田 澍 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亚宁

封面设计:李 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的笑涡/田 澍著. -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3.

ISBN 7-80015-922-1

I. 大… II. 田…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4465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奥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6.75 印张

162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15.80 元

ISBN 7-80015-922-1/I·213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序

彭燕郊

每个人读诗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我们亲近诗的时候，诗也亲近我们吗？在我们亲近诗的时候，诗是不是也愿意亲近我们？

阅读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不知道是诗在亲近我们还是我们在亲近诗，只能说是诗和我们、我们和诗的无距离融合。

于是我们得到极大的审美愉悦：我们很幸福地和诗有一次奇遇。

读田澍的诗就有这种感觉。

只要迷雾还在
总难看得分明
但我仍然努力
睁大自己的眼睛

不能把迷雾和你
一起装进心灵
因此默默等待
徐徐吹拂的微风……

——《偶遇》

静静的月夜
河面银光如屏
如镜的水面

投下两个倒影

一个挽着辫子
一个折着手指
隔这么远,说悄悄话
怎么听得清

风知道他们的心思
风才有办法呢
悄悄摇动水波
两个人便融在一起了

——《倒影》

“原来这样!”惊喜中我们不禁欢呼,诗原来就是这样的,原来可以这样。我们是带着“诗应该这样”的想法来亲近诗,或是带着“诗不应该是那样的”来亲近诗。都一样,都想在读诗的时候给我们的想法找到证实。但是这些都好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有了发现。一路读下去,田澍的诗让我们对于诗有个明确的想法:诗原来是这样的。

就这样我们更加亲近诗了。很可能,如果一首诗,不管什么风格的,甚至很严峻很宏大很绚丽的,没有这种亲近感只有距离感,我们是读不下去的。什么是亲近感?诗人写下一首诗是一次自我发现,我们读一首诗同样希望有一次自我发现。田澍的诗就是诗人田澍,田澍作为诗人,是永远生活在诗意的时空的。读田澍的以及所有的诗人的诗,能够走进这个时空,感受诗意,得到诗的感觉,才是真正读懂了,读进去了,有真正的审美愉悦审美感悟了,真正亲近诗,亲近诗人了,同时也真正发现了一个以前你自己完全没有或者很少发现的自我。

秘密在哪里呢?上面引用的这两首诗里,诗人还告诉过我们

这样一个道理：老老实实地，不多不少地把他的感受和思考，通过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告诉我们，然而却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有和他一样的或大致相近的感受和思考。首先是他的诗让我们感到亲近，同时，也让我们感到美，而且不只是外在的主要是内在的美。这美从哪里来？当然不是技术上的高超之类的外加的因素，只能是内在的，精神上的，心灵的，气质的，品格的，由这些形成的诗的感觉，诗感。诗感在诗人田澍这里，是原生态的，天然的，是本真的。就这样，他使他的诗能够印证为什么诗必须首先是诗，能够回答不知多少说法都说不清楚的“诗是什么”这个难题，因为他的诗最根本的特点是真诚，而这正是诗的根本，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有着我们称之为亲近感的魅力。

我们亲近的是一个真诚的田澍。

田澍，一个来自山村的乡下孩子，当过“知青”，回城后做过工，后来有机会完成学业，有了工作，不断作出贡献，成长了，还是那么憨厚，质朴，善良，单纯，有些腼腆，有一个广大的心胸，一双透视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眼睛。

望着你，不由得
想起解冻的湖心

这甜甜的，微微的笑
难道不正是
春风掠起的波纹

一圈一圈地散开去
像不停转动的唱片
唱着诚挚，唱着友情

无声的

无声的笑更迷人

——《笑》

这个“无声的笑”生动地概括田澍的人格魅力和艺术个性。在“迟来的春天”里，当脖颈上严寒的锁链被抖落，“我”就开始放纵地飞奔，去吻花蕾、小草，去和百鸟对唱，和小河交谈，向窗儿问好，把门儿敲响，诗人歌唱道：

我来迟了，但别怨我
那月亮的露珠染着霞光
我来迟了，带着希望
活着的种子，快唤醒
该红的红，该绿的绿

——《迟来的春天》

真有大地一样广大的胸怀。“崩决”里，“冰峰突然崩塌”、“裸露出绿的渴望”、“大地已经苏醒”、“忘却严冬酸楚的记忆”、“双流流盼着春的梦想”，这时候，诗人“真想躬下身去/化作一叶纸折小船/顺流漂向远方/尽情享受融冰的欢乐”，这欢乐，是整个大地的欢乐。《谷子黄了》里，谷子在大地、阳光、细雨的关怀下一天天大了，开始灌浆，“把头抬得老高老高”，它黄了，熟了，“像金色的玛瑙”，但是“如今它害臊了/因而深深垂着头/把无限的敬意/献给大地和太阳”这是什么样的感情，难道仅仅只是谦虚礼让？“秋意”里有一节写道：“沁凉的秋天到了/如此适意，让人想哭一场/适意得太可怕了/它是不那么适意孕育的”，只有深深热爱生活的善良人，才能理解“不适意”和“适意”的辩证法，爱生活爱到连不适意都爱，才真正懂得生活的意义。多么平凡，多么单纯，又多么让人肃然起敬，正像“远山”里那奋力挣脱迷离的夜雾，倔强地昂着头的山，“那么新鲜”，“黛青色的额前/永远醒目地镌刻着——/美与尊严”，这是最淳朴的、永恒的人性的爱与尊严。

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田澍创作的起点就是对生活的爱。在“灵感”里,诗人写道“灵感没有昏睡,它醒来,就一边舞着一边飘去/给想象留下金色的脚印”,“于是我再不用怨艾/只要爱生活,灵感总会发光”。

常常有人说,诗是神圣的事业。确实,诗人敏感的神经总是绷紧的时代之弦,他的声音是历史脚步的回响,他总是像被电击似的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里,用心灵拥抱着生活。因此,诗人对生活的深层感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发一种传感意图,他必须寻找和他人沟通的最佳途径。他写诗,用诗来表达他的判断和历史预见,历史必然,乃至人性质疑。诗人的观点必须是超前性的,先行的,有哲学性能的,当他对历史和现实作出诗意的解释时,他已经准确把握诗的功能,为诗、为诗人自身树立起人文形象,这样,诗也自然地成为神圣的。

再读一读田澍的这首诗:

透过浓浓的夜雾
从枝叶婆娑的林间
摇落点点圣洁之光

知道我满怀愁绪
知道我重重心事
知道我停步不前
正在把犹疑丈量

摇落点点圣洁之光
在夜雾弥漫的林间
容我把心儿洗个清凉

——《月浴》

对于田澍,生命的内涵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从来不去计较获得和付出之间的差距,从来不以为自己完美或已经接近完美。他常常审视自己、鞭策自己,不讳言有时也会“停步不前”,坦言自己也有“犹疑”,正在用“丈量”克服犹疑,这“丈量”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的“更加残酷地解剖我自己”的“内的生活”,生命因此“透过浓浓的夜雾”而“摇落点点圣洁之光”。对于诗人,这光就是他的诗。

来自乡野的田澍有不少通常称为“田园诗”的“写实”之作,我们知道,在诗里,写实只是抒情的手段,枯燥、做作的“田园诗”是因为写它的人用的是冷漠的“静观”态度,田澍的这些诗里现实生活是他用浓浓的流动着的温暖着的心,这些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有“我”,有诗人自己。

《主妇》里,主妇“微明的曙色里”起身,点火,切猪菜,操起抹布清洗灶台,器皿,家具,到园里摘瓜菜,做好饭,走出门一边等待田里光膀子耕地的老伴儿回家吃早饭,“一边熟练地淌起鞋帮”,……崭新的千层底圆口布鞋做成了。

回到屋里又是小孙儿奶气的呼噜声
老伴儿捧着粗碗大口大口喝粥声
她是被幸福的乳雾笼罩着了
望着她,谁都会仿佛回到难忘的童年
打心眼里飘出浓郁的乳香

《看牛老人》里,老人望着牛儿吃草,“也许是太过专注/望着望着他笑了/笑得孩子般天真”,但是,“趁他笑眯了眼/牛儿把头转向禾苗”,“他的笑突然消失/脸儿变得铁青”,他要制止牛儿,要惩戒牛儿,“铁青着脸他抡直拐杖”,“但却落得很轻、很轻/连牛儿都似乎不好意思了/慢悠悠把头又转过了身”。多么新颖深沉的牧歌风格。

在《黄昏》这首赞美诗里,如歌的旋律中展现一幅生动的农村

生活风俗画,太阳落山,农人们收工回家了,“石板路上飘来说笑声了/一张张汗透的脸笑开了”,“老太婆在村口大树下扯着嗓子/喊回来大眼睛娃娃抿着缺牙的嘴笑了”,“田野飘着庄稼的清香了/焦黄的饭香盖过淡淡的早烟气了”,等等,等等。诗人亮出珍藏的宝贝似的向我们展示一支又一支响亮的欢乐节奏的生活赞歌,歌声不是喧闹的,是又轻快又深沉的,流水般地归结到“黄昏是通向静夜的小桥/村里的人都在桥上走着了”。诗人是在告诉我们:只有爱劳动的才知道爱生活,只有爱劳动的才有权利享受“静夜”的休息。没有停留在描摹场景的平面上,赞美没有流于俗套,这应该就是深刻,因为这里面几乎每一个字都有“我”,有诗人自己对生活的爱。

田澍总是把自己融入所写的对象世界里,或者说,田澍总是心甘情愿地让自己被对象世界融化、汇合,因为他有可以为对象世界接受、融汇的品格、素质,于是对象世界里有我,我里有对象世界,甚至能够在《雪景》里回到童年,“还有那顽皮的孩子/跟粗鲁的阳光一样/在圣洁上撒野/凌乱中到处留下/歪歪斜斜的指印脚窝”。这粗鲁,这撒野,同样是圣洁的童心,连阳光也像孩子一样顽皮,把圣洁看成是涂上去的,清纯和美丽只是“一个梦境”,要“一层层挥去”,是恶意吗?不,雪,隐去的世界,阳光,孩子,融汇在诗人的感受和思考里,成为几个层面,几个视角下的叫做童心的情感载体,细细品味,到头来你会终于读懂,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大道理,有的只是美丽心灵在美丽雪景上的折射。在《小雀》里,黎明时小雀们忘情地唱着,诉说着,商量着,“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喳喳喳喳没个停”,有的急促,有的嗓门特别高,有的格外低沉,诗人感慨:“黎明的旋律要是过于单一/世界还有什么缤纷可说”,说的是小雀吗?是诗和诗人自己,生活多彩丰富,诗人的歌唱难道可以单一?单一地体验生活,单一地表现生活,可能吗?田澍用他的诗给我们作了解答。

田澍的诗总是涌动着对生活的爱,对美好事物的歌颂是他的诗作最惹眼的亮点。《晒棉花》和《牧鹅》都很短,都只有八行,晒棉花姑娘“好像在白云里站着了/我觉得你真美丽/像天上的仙女一样”,“牧鹅少年笑哈哈”地把鹅群一道赶进水中,于是“清澈的水里/浮着团团白银”。太少了吧,太简略了吧,然而也已经够了,是用温热的、浓稠的血暖过的,是有悠远的诗人自己的生命气息的,自然就够了。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加速了人类文明进程,大大改变了人类生存状态,诗人,人类最敏感的精神触角,经受着最强烈的冲击。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人性优势的坚定信念,对美好明天的深情向往,正在和对于现实生活负面现象的忧虑,焦急,质疑,甚至失落纠结到一起,困扰着人们。诗,于是不能不从以抒情为主体转化为以思考为主体,抒情的永恒性没有消失,而是以思考的伴随物的新的质获得新的位置。我们来看看乡下孩子的田澍,是怎样把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层感受、深层思考投射到他的诗里,使他的诗有了鲜活的现代气息。

《空白》这首诗,值得我们再三品味:

一切迅即褪去
是那样始料不及
骤然间什么也没有了
留下洁净的痕迹

涂得那样一往情深
那样具有穿透力
超越一千倍艰难
却褪得如此轻易

洁净的空白

依稀的记忆
将强烈的冲动
深深植埋于心底
也许,空白是一种充实
比充实更充实的充实

在神秘的寂冷里
再开始新的涂抹
心里涌出千百个问号
却不知如何回答
也不知道,究竟
有没有谜底

或许可以这样说:“问号”,是每一个现代诗人心路历程的起点,从单纯抒情到抒情思考合一的转折点,诗人从全方位、多元、多层次的思考获得新的价值观念,此刻,空白是一种充实,“比充实更充实的充实”,思考已经开始再开始,“究竟有没有谜底”就是谜底,一开始就有谜底那就不用再思考了。

在《杂色》里,思考被形象为“在岁月的调色盘/研成斑驳的杂色/似灰非灰/似黑非黑/阴郁的冷调/透出紫怀的热望”,而在“隧道”里,思考是“因了阻隔,才有这漫长而艰辛的掘进/四周漆黑一片/白天和晚上都是黑的/只听见/镐音和坚壁的争论/却听不见/汗珠滚地的轰鸣”。思考艰苦,但思考者的欢乐正是在艰苦里。思考者相信,有一天“一张张岁月的底片/因了如水星光的冲洗/渐次显出/更迷人的蔚蓝/更迷人的新绿/更迷人的橘红/更迷人的金黄”(《杂色》)思考者有信心,“心的掘进/永远快于手的掘进”,“失望到来之时/希望也快到了/挥镐不停/总会有那么一个/露珠晶莹的清晨/伴着销魂之虹/向你涌来”(《隧道》)这里有充沛的现代诗人的格调,现代诗人的风度,现代诗人的气概。

对于田澍,有两个现实,其中那个看不见却时刻煎熬着他的,比看得见的现实更揪心更恼人的,叫做内心世界的现实,对他更重要。这比看得见的现实更具无比丰富而且在不停地变幻着现实使所有的现代人,更不用说使作为现代人的灵敏触角的诗人着迷,那里有着发掘不尽的精神经历,人所能获得的欢乐、幸福,和人所不能不遭遇的沮丧、尴尬,人的深层感悟孕育着的现实观、历史感形成的自我潜意识成为现代诗人灵感资源的金矿,现代诗人把对于两种现实的诗意阐释当作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田澍的诗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生动的例证。

在《预感》里,诗人写道:“仿佛激动仿佛冷漠/仿佛兴奋仿佛凄然/那些本来十分清晰的/突然变得雾一样迷漫”,“什么在前面等着呢/无法想象,又引起无数想象/所有的幻景竞相涌来/没有答案,才带来无尽答案。”在《心湖》里,是“不知道迷雾何日消散/不知道你何日归来击橹/我用日日增长的芦苇/密麻麻把湖面严实盖住”。“苇墙外云集多少渔船,急躁地等待我的袒露/不忍让他们连连失望/含着泪我捧上善意的冷酷”。在《地火》里,诗人以简洁的线条,为思考勾勒出动人的意象,地火“缄默,缄默,缄默”,“暂时里,什么也不说”,“只在深深的地下/燃烧,呼啸,/奔跑”,把全部的生命、体力、热能、凝聚、运行、集结到一点,“然后,疯狂地奔涌而出/然后,悄然地冷却下去/然后,化一座坚硬的雕塑”,“在历史的风雨里伫立着/让后人惊愕地经过,谈论/垂头思索/我给世界留下点什么”。潜意识世界充满苦恼、无奈、磨难,然而,正因为这样才孕育希望。《结局》里写道:“有什么可恼恨的/有开始,就有结局/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寻找这个结局/没有找到时总是渴望/一旦找到了难免失望/于是结局成为开始/开始新的寻找,”这叫人想到鲁迅先生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野草·墓碣文》)现代人的思考,由于是深层的,向着创伤挖掘的,痛苦的,因而被误解为灰色的。是不是这样?《大涧水》里写道:“喧嚣的都市挤挤攘攘/叫人不得安宁/

我思念你/我渴得厉害/大涧水,我害怕会一口把你饮尽”,“即使饮不尽/那又怎么样呢/人不能总活在梦里/总有醒来的时候。”正是这样,潜意识世界滋生痛苦,诗人是痛苦的掘金者,痛苦来自人类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对现状的冷静观察,同时来自对未来的坚定信心。《灵魂之声》里写道:“思绪,这夏日清凉的微风/一缕缕掠过茂盛的草原/起伏的叶浪在沙沙地歌唱”,“所有的这一切/又都像圆圆的、亮亮的月儿/映在水里,一碰就碎”,“长久地长久地期待着/想象着有这么一刻/这一切会在水里升上蓝天”,《蔚蓝》里写道:“我爱山路/也许,最终的归宿/是在梦一般的远峰/留下孤独的身影/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站住,再也走不动了/就在斜阳的辉煌下/在梦里,站成一棵树”,“而我依然前行/既然灰蒙蒙的天空/奇迹般的染着蔚蓝/干吗还去玩味/已经走过的泥泞/田埂、以及陷阱”。请看,诗人们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族群:失落没有使他们颓唐,沮丧中仍紧抱强烈的期待,尴尬中愈显人性的尊严,他们的信念是“怎样开始的,就怎样结束”(《希望》)。他们在思考中获得愉悦,答案是几乎没有的,但正因为没有,“才带来无穷的答案”。对于他们,容易得到单一的答案是不可取的,它局限了思维的自由驰骋。在思考中,诗人不但对思考对象是冷酷的,其实他对自己又何尝不冷酷。请注意,这冷酷是善意的,不论是从大爱来还是从大憎来,那起点都是善意。诗人把自己形象为疯狂地奔涌而出然后冷却下来的塑像,在历史的风雨里伫立,不再燃烧、呼啸、奔跑了,然而让后人惊愕,谈论,“我给世界留下什么”,包括诗人在内的所有的我都应该问自己:“我给世界留下什么?”对于他们,奉献是生存价值的最高也是最后的坐标,思考的痛苦不但已为他们所习惯,而且成为愉悦,而且他们以此自豪。

田澍的诗向我们展示了如此丰富的现代人精神世界,这个憨厚、质朴、善良、单纯,有些腼腆的乡下孩子以他的真诚的思考引发我们无穷尽的思考,并使我们为之感动。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

易的,而他做到了,这是因为,他致力于诗意地、诗美地向我们展示,使我们不能不在思考中感动,在感动中思考,同时得到充分的审美满足。

读田澍诗,我们总是很快地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而且发现他和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惊奇于他所感受和思考的为什么和我所感受的这样接近,他为什么能够把他的,也可以说是我的感受和思考表达得这样好,情感共鸣和理念认同给予我们的审美愉悦成为珍贵的心理经验。有时,你会像读多年前的日记,看多年前拍的照片一样,重温从时间深处浮现的记忆的片段,回味那些岁月淘洗下淡出的可纪念的瞬间,就像当初田澍写这一首诗时的那一番感受,那一次情感遭遇。你会衷心感激诗人,因为他把你想写的写出来了,把你以为不可能再现的再现了,而且记忆获得永恒。你会想:有这样一首诗也够了,人生因此更值得眷恋。

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诗人,不会因为他写了什么而满足。在写了什么以前有了为什么要写,写的时候有了怎样写的问题。诗人的视角,美学追求,人文底蕴,专业素养这些因素形成的总体品格,决定了他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个品格我们叫它创作个性。没有个性的诗人是不可想像的,正如没有风格的诗是不存在的。

田澍写得最多的是小诗。潇洒、脱俗、天然的,非人工的,似乎是他恪守的诗美原则。朴素、淡雅、像山野间无名的小花。泥土气息浓郁的,本色本真的色调,染满他所有率真的,不加雕琢的语言,用这种语言构建的轮廓清晰的小诗造型。不知道田澍是怎样达到这种既凝聚丰富的感受又过滤所有热浪翻腾的思绪,最后将它们整合、浓缩到一首往往不会多过一百个字的小诗里的。让我们不能不惊叹:一首小诗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容量!

小诗,当然是田澍的强项。当然不能说所有的诗人都应该写小诗。自由是文学艺术的天性,不想写小诗的不必勉强写。重要的是写什么都应该写好,而写好的关键在于对某一个诗人来说,这

种体裁是不是恰好与他的艺术个性吻合。对于田澍这个朴实的乡下孩子,小诗至少在最近这个时期对他最适宜,是他最实用的体裁。朴实的他不喜欢追求时尚,厌恶流行工艺制作式写作,拒绝捉摸不定的、言妙的隐喻,对于形式主义的诱惑避之惟恐不及。他追求的是一种沉静而健全,不做作的大方气度,一种清纯神韵,他想塑造的是开放的有生命力的意象。这就使他的小诗和民歌有先天的亲缘关系,但绝不是从形式上套用民歌,模拟民歌。

这就使田澍的诗具有独特的诗美。诗人拒绝一切的过火、放荡,一切的所谓轰动效应。让你在平淡里品味他的细腻、微妙的诗感,让你在宁静里“不知不觉”地接受诗给你的隐形的然而有力的震撼,形成田澍式的诗美:

悄悄地挖个坑
把过去的爱
深深掩埋

我不哭泣
我是怕泪珠落下
又浇出坟头脑人的小花

——《露珠》

.....

母亲啥时回来
我伤心地发问
星星闪闪,像是说
等你把我数尽

好多好多呀
简直无法数

无法数也得数
为了母亲归来

.....

好像愈数愈多
再多我也要数
我想数到天明
总能把它数尽

但我不会数尽
最后留下两颗
于是我会看见
母亲含笑的眼睛

——《等》

读它们,我们又一次感受美,感受恳挚的温情的美,感受美的暖流流过全身的愉悦,而这愉悦立刻升华为精神上的满足,我们一再提到的诗人和我们之间的亲近感。怕泪珠浇出“坟头脑人的小花”和留下不会数尽的两颗“母亲含笑的眼睛”般的星星,已经被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完全接受、完全拥有,我们和诗人之间的亲近已强化为融合。诗人就是我们,我们也是诗人,都说艺术创造最后完成于他的欣赏者,说的应该就是这种拥有,这种融合。

那么,在田澍这里,这个最高的审美效应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已经注意到诗人田澍创作的最根本动力是他的真诚,和真诚的生活一致的真诚的创作态度。因为保护真诚,他拒绝形式主义的诱惑,自然主义的腐蚀,坚持对于诗的本性的归属。对于虚假的叛逆。可能有人会以为,田澍的风格可以再宏大些,声调可以再高昂些,可以不必总是写五十行以内的短诗、小诗,这些热情关心田澍的朋友可能太性急了些,他们也知道田澍的短诗、小诗并不